

## 左翼作家关沫南以笔抗日

□关桐

1934年6月学校组织学生去香坊参观游览马家花园,他从老师的只言片语和“通园”二字中已稍许体会到这是一位忌愤时世黑暗的高洁隐士。在他写的作文《马家花园游记》中,他用隐喻含蓄的写法歌颂了一位宁可坐牢杀头,也不当汉奸傀儡的仁人志士。老师的评语竟是“比之当代名家散文毫无逊色”,鼓励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1934年关沫南先后发表了《马家花园游记》和《呼兰旅游漫记》。1935年不满十五岁的他,在伪新京(长春)电影制片厂《满洲映画》上发表独幕剧《开张》。从那时开始直至1937年,他在《滨江时报》《大北新报》上陆续发表小说、散文二十余篇。他用辛辣的讽刺和幽默的笔调去揭露和抨击日伪当局大搞封建迷信,宣扬复古谈经,妄图麻痹人民的反抗意志。作者满怀同情之心描述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揭露日伪当局“王道乐土”、“共存共荣”的虚假欺骗。

从上初中起,关沫南就把家里给的午饭钱攒起来到旧书摊买或租书来读。买不起书,他就站在那蹭着看一些“香油书”。时间长了,他认识了一个叫王忠生的旧书摊主。王忠生是河北深县人,他读书很多,思想进步。在他独居的警察街11号住处,藏了一地督马列主义小册子和世界各国的进步文学作品。这些书有的是很早流入哈市的,也有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读过之后有意地入市场的。关沫南自打和他相识后,经常到他这免费拿书来读。1937年夏,经王忠生介绍,关沫南认识了关姐关毓华。在她的提议下,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对外叫读书会。第一次聚会是在王忠生家,除了关姐、王忠生,还有关沫南、边惠、宋敏、艾循等人。在关姐的提议下,每个人都谈了自己的简历和读书情况。关姐说:喜欢文学,还要继续读中外优秀作品。为了正确理解和对待文学问题,正确认识当前和世界,也应该学习社会科学,包括文艺理论。她从王忠生的藏书里选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日译本的《唯物辩证法》让他们轮流阅读。在以后的聚会中,大家有时讨论阅读心得,有时谈日常见闻和看法,有时谈文学和写作,逐渐地也谈起时局。关姐沉着文静,又极为热情,谈什么先听大家意见,后谈自己看法,虽然没有硬性结论,思考分析却很启发大家。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关沫南逐渐了解到关姐原名叫陈紫,湖南人,1909年出生。1925年参加过“五卅”运动,后到武汉女兵学校当女兵,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到过苏维埃红区。1931年在中共保定特委工作,爱人吴亚光是特委书记,后被国民党杀害。1932年,陈紫任中共北平市妇委书记兼全国互济会妇女部长,与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左

正宇结婚。

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后来到哈尔滨。1937年“四一五”事件,哈尔滨特委被破坏,特委书记王铁夫(韩守奎)、宣传部长冯策安及关毓华、朱剑秋(朱虹)等同时被捕。关沫南认识关姐时是她刚出狱不久,手臂上还有刑伤。

1938年关沫南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蹉跎》由哈尔滨精益印书局出版发行。这是一本反剥削压迫、反封建迷信,反奴化教育的小说集,此书发行后在哈尔滨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自1936年金剑啸被杀害后,已经暴露的左翼作家群纷纷逃离了哈尔滨。左翼文坛进入短暂萧条期,这本书的出现,使深陷苦难中的人们又看到了一线希望。不久,一个署名叶福的人在《大北新报》上刊出《有感于沫南和他的“蹉跎”集的出版》。他在评论中写道:沫南懂得文学是启蒙群众的工具,阶层斗争的武器。说作者能走上普罗文学的道路。普罗文学音译普罗列塔利亚,意思是无产阶级文学。叶福根据作者在书局登记的地址找到了关沫南。他们谈文学,谈写作,谈人生,谈当下局势,通过交谈两人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叶福真名叫佟醒愚,吉林人,三十岁左右,中上身材。“九一八”前后,他正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参加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小组活动。用叶福的笔名在上海编过工运和学运的油印诗刊,被国民党两次逮捕入狱。第二次在南京监狱坐牢四年,曾和著名作家田汉、丁玲、杨晦、杨骚等一起进行过绝食斗争。出狱后辗转来到哈尔滨妻子家。经关沫南介绍,佟醒愚也参加了读书会。

佟醒愚的到来,给读书会增添新的力量。他知识渊博,社会斗争经验丰富,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都由他授课。他除了讲《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外,在无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他先后编写出《中国文学史纲》和《世界文学史纲》,给成员们带来了难得的学习机会。读书会的人越来越多,共产党员孔广瑛(孔冀非)、朱剑秋等也加入进来。从1937年起,他们熟读了中国和世界文学,重点学习了苏俄和法国文学,读了《铁流》《毁灭》《夏伯阳》和日本左翼文学。经过系统的学习,成员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过去苦闷彷徨的情绪一扫而光。他们立场坚定,心向光明,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去观察社会,观察现实。他们的作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38年3月关沫南在《大北新报》发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一文,他针对当时右翼势力狂妄的叫嚣,明确反对“感谢情调”的颂扬文学(汉奸文学),反对才子佳人的吟风弄月而无价值的文学,反对“保守国粹”。他写道:“只一味地写‘感谢情调’的赞颂,是最卑劣的,是文学本身的价值上所最唾弃的,因为它和臭文人写的‘墓

志铭’没有两样。”“同样的一些佳人才子式的文章也太干燥,能够写两手寄愁寄情吟风弄月的东西,抹两笔平仄调和的诗词,这种孩子气的游戏文字,还不是吃饱了饭乱哼哼,我不知道它有什么价值,它和抽紧了腰带挨饿去工作的人有什么关系。”“从十八世纪的废墟里爬出来的老秀才们‘保守国粹’的论调,由他们去保守好了,我们要的是时代下的新生命新的食粮,我们不得不向前面光明的道路挣扎迈进。”

1938年关沫南和佟醒愚在《大北新报》文艺副刊上编《松水半月刊》,在来稿中他们发现一名笔名叫“小辛”的作者,他写的文章思想、观点都和他们一致。佟醒愚根据来稿地址,从珠河县将他找来。“小辛”原名叫秦占雅,中共党员,1936年受中共北平地下党委派到珠河一带寻找东北抗联。后来他和佟醒愚一起到《大北新报》当记者。读书会的成员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受到右翼势力的攻击。副刊被查封了。他们又改名《群黎》继续出刊。在曲狂夫、徐绮、支离等汉奸文人的攻击下,刊物出了几期又遭查封。此后他们又编《大北文学》《大北文学周刊》。1939年读书会的成员又在报上编了不少专栏,其中关沫南、佟醒愚、王光逯、陈隄在《大北新报》上编的《大北风》尤其引人注目,大家都发表了自己满意的作品。关沫南发表了短篇小说《坠车》,直接描写了一个不堪受奴役的中国劳工坠车逃跑而被日本兵碾压身亡的故事。

面对右翼势力和曹宏泽、王若华、张化檀等专写风花雪月和俗浅爱情故事,麻痹人民反抗意志的作品,他们以笔做刀枪,与这些人展开了笔战。佟醒愚发表了杂文《面子与人性》《满洲文坛的骚音谱》。经过不懈的斗争,广泛团结了进步作家和诗人,培养了作者,启蒙了群众。虽然只出了13期就被敌人扼杀了。但它在群众和青年中影响还是很大的。1940年,关沫南和陈隄在《大北新报》编《南北极》《北地人语》。关沫南自己在《滨江日报》编《大荒》等副刊。刊登在这上面的文学作品都是曲折隐晦地揭露日伪残酷统治和虚假宣传的。日伪当局几次查封,他们改头换面,又坚持出刊。这一时期关沫南不但领导读书会的实际工作,还以自己丰富的文艺评论和创作影响着哈尔滨文坛。从1938年至1941年是关沫南早期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每年创作的文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都在20篇以上。

1941年12月31日夜1点,日本特务将关沫南从家中秘密逮捕。与他共同被捕的有王光逯、陈隄、艾循、支援、潘步伟等二、三十人。这就是震惊满洲文坛的“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又称“关雁事件”,日本关东军通报全东北,说他是“拿笔杆的共匪”。可见,关沫南确实是以笔抗日的代表。

近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活动——“传统‘二人台’与‘二人转’传承与发展交流展演活动”在齐齐哈尔市富裕县落幕。经过三百年的传承与发展,当前二人转正处在一个新的传承发展的拐点上,该说是喜忧参半,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角度来看,二人转比其他传统的民间小戏和其他的一些曲种,还是乐观的,不存在人才青黄不接现象,东北三省的从业人员现在数以万计,包括有组织二人转的演出、培训、办学合一。二人转衍生品,包括音像影像、网络文艺等都发展得很好。

九腔十八调  
流传三百年

□文/摄 毕诗春

中国民间艺术中  
一朵奇葩

早些年,二人转演出都是小戏班子,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只好从这个屯走到那个屯来流动演出,用行话叫走班。一男一女,服饰鲜艳,手拿扇子、手绢,边唱边舞,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这就是在东北常见的二人转。

“东北二人转现状传承发展,应该说挺乐观的。”辽宁省二人转专家耿柳认为,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角度来看,二人转比传统的民间小戏和其他的一些曲种,还是乐观的,不存在人才青黄不接、“生活不能自理”等一些现象,二人转的东北三省的从业的人员现在数以万计,包括有组织二人转的演出、培训、办学合一。二人转衍生品,音像、影像、网络文艺作品这些东西,都发展得很好。

东北二人转,可谓是中国民间艺术中一朵奇葩,它根植于东北,艺术特色鲜明,有着东北男人仗义豪迈的气魄,有着东北农民幽默诙谐的特点,有着东北孩子大大咧咧的习性,也有着东北女人泼辣直爽的性格,就是这样一种民间艺术在东北大地上存活了近300年,一直到今天还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

东北二人转  
在传承中的创新

传承中的创作和创新问题,是二人转传承发展中的一个瓶颈。说道传承创新,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常晓华表示,从传承保护角度看,传统的二人转精华不能丢掉,可是,在市场演出中,这种传统的二人转像过去的“西厢”“蓝桥”“包公赔情”、“盘道”等很多作品,一个作品就能唱40分钟,那么观众确实又受不了,不喜欢这样的叙述方式了,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传承和保护。

怎样活态活体传承?怎么样与市场需求结合起来?常晓华表示,东北三省许多曲艺团都已经转企了。所以首先他们的生存是一个大的问题。再有就是,对于二人转的传承和发展,相关部门的支持力度不够,一是政府的投入不够,二是媒体宣传也不够。另外过去的一些很好的唱手现在大部分都转向电影电视剧,特别是喜剧,他们唱二人转的已经很少了。初学者能够很好地表现二人转“唱说扮舞绝”艺术的越来越少。

“我个人觉得首先应该抓好对人才的培养,特别是二人转的传承人,既然是传承人就应该打出样来,就应该把二人转的传承与创新放到首要位置来做,不断推出一些新的作品,让大家能够欣赏到一些精彩的演出。第二要狠抓作品,不管是对传统的改编创新,还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新作品,只要能精彩,能够立得住,能够叫得响,能够传得开,能够留得住,那么,二人转就有希望。”常晓华表示,二人转从业者和二人转研究者都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才能想出办法,把二人转艺术传承发展好,在新时代放射出新的光彩。

宁舍一顿饭  
不舍二人转

东北二人转,亦称“蹦蹦”,是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艺术,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最初的二人转,是由白天扭秧歌的艺人在晚间演唱东北民歌小调(俗称“小秧歌”),后来,随着关内居民的增多,加上长期以来各地文化的交流,大大丰富了二人转的内涵。在原来的东北秧歌、东北民歌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莲花落、东北大鼓、太平鼓、霸王鞭、河北梆子、驴皮影以及民间笑话等多种艺术形式逐渐演变而成。因此表演形式与唱腔非常丰富。在民间中流传着“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的说法,可见“二人转”在群众中的影响之深。

“二人转在历史曾形成东、西、南、北四个流派。东路以吉林市为重点,舞彩棒,有武打成分;西路以辽宁黑山县为重点,受河北莲花落影响较多,讲究板头;南路以辽宁营口市为重点,受大秧歌影响较大,歌舞并重;北路以黑龙江为重点,受当地民歌影响,唱腔优美。曾有“南靠浪,北靠唱,西讲板头,东耍棒”的谚语。后来各流派取长补短,互相融洽,形成了今天的二人转。”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二人转专家王建仁表示,今天,不但在东北的广大农村和城镇中流传着,在河北、内蒙的部分地区,也有二人转的演出活动。

秧歌打底  
莲花落镶边

“二人转这个名字,在1953年全国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前,才统称为二人转。是东北土生土长的载歌载舞的民间艺术之一。它集中反映了东北民歌、民间舞蹈和口头文学的精华,深受广大城乡人民的喜爱。”王建仁介绍,东北二人转以唱为主,有舞有做又有“说口”,它幽默热闹,粗犷泼辣,有浓厚的东北色彩。它的唱词与鼓词相似,长的达千句,短的一般二三百句。素有“秧歌打底,莲花落镶边”之说。

北派二人转系黑龙江二人转之别称,是东北二人转四大流派之一,系河北莲花落与东北大秧歌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戏曲、歌舞、曲艺三种艺术元素,呈现鲜明的多元性。正如中国民协理论研处处、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锦强所言:“说二人转是戏曲,又不全是戏曲,曲艺和歌舞的成分不少;说它是曲艺,又不全是曲艺,戏曲和歌舞的分量较重;说它是歌舞,又不全是歌舞,戏曲和曲艺的特点突出。”北派二人转以唱功为主,歌唱性是其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北派二人转艺人称为“黑龙唱手”,无论是其中“四季青唱手”(专业艺人),还是“高粱红唱手”(业余艺人),均以唱功取胜。其唱腔分板头、韵味,丰富多彩,素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之称,其主要腔调有“胡胡腔”“柳子腔”“嗨嗨腔”等。

二人转的演唱形式多种多样,有分段轮唱、分句,化唱、一句分唱、接唱、对唱、帮唱、一人帮唱、众人帮唱等。二人转包括“双玩意儿”(或“双调”“对口”)“单出头”“拉场戏”等表演形式。常演节目有《蓝桥》《西厢》《坝桥》《双锁山》等。

